

新

唐

書

三一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第八十八

唐書一百六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
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集賢殿修撰
奉敕撰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鏟蹟民伍璘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爲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爲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爲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爲劇賊豈不能爲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

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卹之從子戮戮戰

戮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羣辟爲判官羣卒攝摠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恐戮邀志謙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爲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酤爲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戮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戮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爲危之戮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賊獄寢不下博

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殘慊慨論正
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
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
捕位劾禁中殘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
殘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
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殘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
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
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爲朕求之度
以殘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旣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
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
衣食殘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嚙口爲貨掠
人爲奴婢殘峻爲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殘論以死由是
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可用
用之橐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

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戮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
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戮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
爲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
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戮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
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
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穆宗
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
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戮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二且去吾爲
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且去愈曰公無留矣何恃而歸曰吾負二
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即上疏言臣與戮同在南省數與戮相
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
用意至到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
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
致事今戮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

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諡曰貞子遵孺溫裕仕爲天平節度使遵孺子緯

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蚤成擢進士第東川崔慎由表置幕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再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薦以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爲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俄知制誥頻遷戶部侍郎擢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讎中外聞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不省當路不悅改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遘雅不喜坐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盤屋爲盜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臣下御史亦辭方寇寇丐衣食請辦

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旦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在緯策致必反建言關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致兵至微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鐵券恕十死又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畿營田使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爲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爲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疏暴人也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史白已謝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怏怏去他日見緯以爲言緯曰固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

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慙縮不敢言張濬將伐太原帝不決以問緯緯助濬請旣濬敗坐傳會出爲荆南節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爲請詔聽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吏部尚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敦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

戡字勝始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掌書記從史稍得志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戡始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始若受其言後偃蹇不軌戡遂以疾歸洛陽未幾李吉甫鎮楊州表置幕府戡未應從史曰是故舍我而從人

邪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負外郎戡字方舉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脩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擢明經書判高等爲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玫故嘗助盧從史爲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戡移書昭義前繫玫乃上列其狀帝怒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爲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戡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爲之悖逆子不鳥竄獸伏乃干譽求進乎子盍效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戡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樹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字遜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

樂居朝矣後爲太子賓客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有名開元閒獻書天子擢偃師丞世以
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爲
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攝
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令致死即奪其
兵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嘗商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
山即遺真卿書曰夫子爲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採訪支使
寧以息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
我可從公死旣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
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將
以諫議大夫任之會見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爲殿中侍御史
佐鹽鐵轉運住埇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
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臯
平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

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荅曰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今
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
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沔都團練及租
庸鹽鐵轉運使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沔徑商山以入京師淮西
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
絕與寧夾淮爲治憚寧威掠劫爲衰漕賈得通坐杖死沔州別
駕貶平集尉大曆初起爲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祕書少監兼和州
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戶妄劾寧多逋亡貶
泉州司戶參軍事子贊訴其枉三年始得通詔御史覆視實增戶
數倍召入拜太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
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喟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
以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屢矣親友彊之輒復一朝德宗在奉天奔
詣行在擢祕書少監改太子右庶子帝還京師乃曰可以行吾志
矣即罷歸東都以祕書監致仕卒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嘗譏

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疾病不肯藥時稱知命四子贊質貞賞寧之老贊爲御史中丞質右補闕貞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貞元閒言家法者尚韓穆三門云

贊字相明擢累侍御史分司東都陝號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侶欲重妾辜贊不聽侶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第賞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郴州刺史參敗召爲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賕具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贊深文貶饒州別駕久之拜州刺史憲宗立進宣歙觀察使卒于官贈工部尚書質性彊直舉賢良方正條對詳切頻擢至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輟系囚笞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寃後論吐突承璀不宜爲將憲宗不悅改太子左庶子坐

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卒貞字與直工爲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蚤卒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貞爲醍醐賞爲乳腐云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襲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邠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知名由中書舍人再遷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行己又簡儉憲宗器之裴均亦薦邠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久乃爲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以母憂解卒于喪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弟鄴鄴鄴鄴

鄴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褻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內酣蕩昕曙不能朝

鄧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上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
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
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遷給
事中許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
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斬曰朕少間當
請益高鉞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
嚮儒意帝重答謝咸賜錦幣鄧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
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出爲號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
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鄧曰吏不能贍私安暇卹民吾不能獨治
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
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鄧乃旁流爲大教受粟實而注諸槽民
悅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
賊顯行鄧修治鎧仗造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
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謚曰德鄧不

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子弟自化
室處痺漏無步廡至霖淖則客蓋而履以就外位治號以寬經月
不咎一人及沔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
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
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五子瑤瑰瑾珮瑒瑒任禮部侍郎浙
西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環珮俱達官

鄒擢進士累遷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
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鄒之亡崔氏積善報也贈禮部尚書

鄆及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
召入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宣歙觀察使入
爲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爲劍
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
卒于軍崔氏四世總麻同襲兄第六人至三品邠鄆鄆凡爲禮部
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鄆一門

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云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見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閒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荅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爲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旣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目目誘心知於內端絜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游

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脩所忌人乘氣
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眞智實誘情醫之上者
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
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遣
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踰月拜
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垪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以
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
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
不知兵邪即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
謂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豈非兵事邪若櫛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
統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即以
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戎
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
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教蕩者沈之江軍中